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一日星期一

充满醉意的末班车是满满的一天。¹

¹ 多多的诗, 多多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日星期二

艺术是什么，不过是遗忘生活不过如此的一种方式？²

²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二千〇廿四年一月二日星期三

我接到了早晨的昭示，寒冷的晨曦给浮现出的地平线带来一抹模糊苍白的蓝，好像万物感恩的吻。因为这束光，这真正的白天，把我从不知什么东西中解脱出来，给予了我有如未知暮年的搀扶，虚假童年的爱抚，让我那乞求休憩的、溢出的敏感有了倚靠。³³

³³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四日星期四

狂风被吸进每一粒空隙一粒，其实，就是一万粒⁴

⁴ 戈麦的诗，戈麦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五日星期五

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我眼前就出现一束光。细看，是一颗有头有尾的彗星。

⁵¹ 沉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六日星期六

继续于忧怀⁶

⁶ 昌耀的诗，昌耀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七日星期日

你
在
你
名
字
里
失
踪⁷

⁷ 张夷的诗, 张枣 颜炼军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八日星期一

没有词，但也许有风格…⁸

⁸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九日星期二

夜晚的幻觉化为抽象情感的低语，带着一种顾影自怜的母性关怀，栖居在想象的隐秘角落里。⁹

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日星期二

每个夜晚，美女和窃贼全都在彼此交谈。¹⁰

¹⁰ 茨维塔耶娃诗选，茨维塔耶娃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只有叹息惊起的彩蝶还在心花中纷飞……¹¹

¹¹ 顾城的诗，顾城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所有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有已经结束、我们不再看到的一切，都是在我们身上结束的。¹²

¹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想要眼泪”¹³

¹³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四日星期日

一只鸟惊悸地，横飞过他们仰望的视界向远方孤独鸣叫的文字形象¹⁴

¹⁴ 杜英诺悲歌：里尔克诗选（文学馆系列），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总感到有个张开了口的深渊在我的灵魂深处不断扩大；我的心就是这个深渊——¹⁵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不是向外而是向更深处退避，不要强行抵抗现实的压力，而是利用压力，以便借此潜入自己本性的更密实、更深厚、更独特的层次。¹⁶

¹⁶ 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二

可是等咱们从风信子花园回家，时间已晚，你双臂满抱，你的头发都湿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睛也看不清了，我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茫然谛视着那光芒的心，一片寂静。大海荒芜而空寂。[插图]¹⁷

¹⁷ 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T.S.艾略特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八日星期四

用感觉替代思想，不仅将感觉作为灵感的基础（这一点可以理解），还当作表达的手段（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¹⁸

¹⁸ 自决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不忍对别人开枪，就对自己开枪吧¹⁹

¹⁹ 欧阳江河的诗，欧阳江河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现实就像一个私生女，半裸着身子逃出牢房，让彻头彻尾不合法、无嫁妆的整个自我湮没于合法的历史之上。²⁰

²⁰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²¹

²¹ 海子的诗,海子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但愿这可怕的时辰缩短到可以忍受，或漫长到令人死亡。²²

²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你比水光滑水比你宁静²³

²³ 骆一禾的诗,骆一禾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我时断时续地睡着，活在一个时断时续的沉睡者的时断时续的梦里，半梦半醒。²⁴

²⁴ 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如果我们一起被某个人同时梦见——那就意味着，我们定会相见的。²⁵

²⁵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那种精密也许无限接近恶的运转精密²⁶

²⁶ 金田芳,《二岛由纪夫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但你会有视力！在人间合上眼睑，面向光明的出生。²⁷

²⁷ 茨维塔耶娃诗选，茨维塔耶娃

二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死亡是个朋友，我们至深的，也许唯一从不、从不因我们的态度和犹疑而动摇的朋友……这一点，不言而喻，不是取那种感伤浪漫派的意义，即否定生命，与生命对立，而是死亡作为我们的朋友，恰恰以此为条件：我们狂热之极、震撼至深地赞许此间的存在、有为、自然、爱……生命总是同时说：是和否。而它，死亡（我恳求您相信我的话），乃是真正的说是者。它只说：是。在永恒面前。²⁸

²⁸ 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里尔克

二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想要了解人类的天性、历史和心理，就得想办法回到那些狩猎采集的祖先头脑里面，看看他们的想法。在智人的历史上，他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靠采集为生。在过去两百年间，有越来越多智人的谋生方式是在城市里面劳动，整天坐办公桌前；而再之前的一万年，多数的智人则是务农或畜牧；但不论如何，比起先前几万年都在狩猎或采集，现代的谋生方式在历史上都只像是一瞬间的事罢了。演化心理学近来发展蓬勃，认为现在人类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特征早从农业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形塑。这个领域的学者认为，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我们的饮食习惯、冲突和性欲之所以是现在的样貌，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着狩猎采集者的头脑，但所处的却是工业化之后的环境，像是有超级城市、飞机、电话和计算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比前人享有更多物质资源，拥有更长的寿命，但又觉得疏离、沮丧而压力重重。²⁹

²⁹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尤瓦尔·赫拉利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二

仿佛是某种不固定的东西。³⁰

³⁰ 在里格手记, 里尔记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雨像稠密的马鬃抽打眼睛。³¹

³¹ 茨维塔耶娃诗选, 茨维塔耶娃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一日星期四

在黄昏，在废墟的墙上，默默地背诵诗歌的猫一样³²

³² 戈麦的诗，戈麦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一日星期五

我的影子应该也可以被捡起³³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日星期六

世界在下坠，落日高不可问³⁴

³⁴ 欧阳江河的诗，欧阳江河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四日星期日

当我们以为自己活着的时候，我们是死的；当我们垂死的时候，我们会活下去。³⁵

³⁵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五日星期一

我全身心地投入所有的生活，³⁶

³⁶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六日星期二

与生活和解的唯一方式就是与自己作对。荒诞即为神圣。³⁷

³⁷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七日星期二

生命是流水最短的步伐³⁸

³⁸ 骆一禾的诗,骆一禾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八日星期四

我的命运贴地而行。³⁹

³⁹ 塞吉诃德（译文名著精选），塞万提斯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九日星期五

诗的任何宗旨都不亚于在读者身上激发出可能的诗人...⁴⁰

⁴⁰ 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日星期六

时间是我们真实的手掌⁴¹

⁴¹ 骆一禾的诗, 骆一禾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一日星期日

看见的却不是自然，而是它在我心中唤起的种种面目...⁴²

⁴² 里尔克全集 第九卷 沃普斯韦德、奥古斯特·罗丹、莱纳·马利亚·里尔克 叶廷芳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一

停息吧，睡觉吧，将这有间隔的意识用更好的、惆怅的东西来替代，它们是被悄悄地说给我所不知道的事物听的！……停息吧，让辽阔大海中的水流和回流，顺畅地，溪流一样，在那可以让人真正入睡的夜晚，在可见的海岸上流过！……停息吧，成为无人知晓的、外在的事物⁴³

⁴³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二

我从内心深处望着你，假想的新娘，我们的关系在你存在前就已破裂。⁴⁴

⁴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二

有许多时间，像烟许多烟从艾草中出发小红眼睛们胜利地亮着我知道这是流向天空的泪水⁴⁵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五日星期四

我若是有胃口，只想吃泥土和石头。⁴⁶

⁴⁶ 彩画集：三波散文诗全集（译文经典），阿蒂尔·三波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五

用我的梦取代我自己。每个人都只是关于自己的梦。而我连这也不是。⁴⁷

⁴⁷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

痛苦使我老得太早——再让我永葆青春！⁴⁸

⁴⁸ 秋日：冯至译诗选，歌德、海涅、尼采、荷尔德林、布莱希特、里尔克、格奥尔格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八日星期日

我是在想火车它去什么地方想远方那些站台当时我多想变成轮子啊⁴⁹

⁴⁹ 王坚的诗,王坚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还给我最初的记忆吧——50

一千〇廿四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二

以命名来替换虚幻⁵¹

⁵¹ 张夷的诗, 张夷 颜炼军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海是燃烧的盐⁵²

⁵² 雪是谁说的谎：倪湛舸诗集，倪湛舸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我带着各种感觉睡觉，⁵³

⁵³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⁵⁴

⁵⁴ 秋日：冯至译诗选，歌德 海涅 尼采 荷尔德林 布莱希特 里尔克 格奥尔格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我的思想里有真正的星星，在我的情感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数字名称。⁵⁵

⁵⁵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颠倒的世界星星在尘土中的压迫⁵⁶

⁵⁶ 张枣的诗，张枣 颜炼军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这赋予我的脸一种甚至比我的童年还老的老态，让我的凝视在幸福中流露出一丝焦虑。⁵⁷

⁵⁷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我们是自我意识中逐渐暗淡的风景……由于风景分现实与虚幻两种，我们也会混地一分为二，谁也不清楚另一个究竟是不是自己，抑或那个影影绰绰的他是否活着……⁵⁸

⁵⁸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四年多像一天，没有变动⁵⁹

⁵⁹ 海子的诗，海子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形象的出现往往先于意念⁶⁰

⁶⁰ 戈麦的诗,戈麦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一日星期五

我祝福过的每一颗苹果都长成秋天，结出更多的苹果和饥饿。⁶¹

⁶¹ 欧阳江河的诗，欧阳江河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一日星期六

最后或许能写出十行好诗⁶²

⁶² 给青年诗人的信，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日星期日

一本只能在黑暗中阅览的书⁶³

⁶³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四日星期一

最终，我们应该无法确定自己是真的跟人交谈过，还是单纯想象出一场对话...⁶⁴

⁶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五日星期二

等着，我将被你们——梦见⁶⁵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六日星期三

路在强烈而苍白的光中变敏⁶⁶

⁶⁶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三月七日星期四

现在（是的，我应如何描述？），现在一片静寂。静得仿佛疼痛停止了。一种感觉特殊的、发痒的静寂，仿佛伤口在愈合。⁶⁷

⁶⁷ 布里格手记，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八日星期五

我不愿往返于时间的雾里⁶⁸

⁶⁸ 戈麦的诗,戈麦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三月九日星期六

妈妈，世界是奶油蛋糕，我们住在蛋糕里。⁶⁹

⁶⁹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日星期日

也许它是一种类似香味那样的东西香味是不断消失的。⁷⁰

⁷⁰ 毛毛：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米切尔·恩德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一

所谓诗，就是具有人为韵律的一种散文。⁷¹

⁷¹ 自决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一

用一切方式感觉一切事物⁷²

⁷² 自决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二

我心中所逝，早已超越了陈年过往。⁷³

⁷³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四日星期四

当月亮怀着闲愁偶尔向地球悄悄地洒下一颗泪珠的时候，有位虔诚的诗人，偏偏不能入梦，赶紧用自己的手心接住⁷⁴

⁷⁴ 恶之花，波德莱尔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五日星期五

问天，不如问山鬼。⁷⁵

⁷⁵ 欧阳江河的诗，欧阳江河

一千〇廿四年三月十六日星期六

须知独思的人已在西风晚景与坐穿的本凳一同液化抽空，静静消融。 76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十七日星期日

不要把旧日子像灯一样关掉，玛利亚。人积蓄泪水是为了看不见的欢乐。要了解这些泪水，必须
在别的泪水中找到一滴墨水：它毫无用处。⁷⁷

⁷⁷ 欧阳江河的诗，欧阳江河

一千〇廿四年三月十八日星期一

想象忽略了细节，意识不到缺失了它们，因为人太快了。真实却是缓慢的，细致得无法描述。⁷⁸

⁷⁸ 在里格手记，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二

用生命粉笔在死亡黑板上书写。那完全可能的诗。⁷⁹

⁷⁹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二

让我们相爱吧。时间只有一天。让我们抓住所有的浪漫！⁸⁰

⁸⁰ 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晚上沉重的大地落下全部的星斗都坠入孤独。⁸¹

⁸¹ 最好的里尔克，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我看见几只黑鸟在飞，像是从一部史诗中遗漏下的细节……⁸²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所有恋人都在我的灵魂中相互亲吻，所有流浪者都在我身上睡了片刻，⁸³

⁸³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呼吸，你无形的诗——纯然不息地与空间交换，⁸⁴

⁸⁴ 最好的里尔克，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也生下空气 水 癌症孤独感和快乐的眼泪⁸⁵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我们眼前看见的，现存的事物，比起过去的事物来，更容易记住，更容易想起来⁸⁶

⁸⁶ 塞吉诃德（译文名著精选），塞万提斯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只要有一个好人活在这世界上，一切都会变好的，只要有一个！⁸⁷

⁸⁷ 四川好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一千〇廿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但是在我的国度，暗夜永存，你将得到慰藉，因为没有希望；你将遗忘，因为没有追怀；你将安息，因为没有生命⁸

⁸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这一切以及许多更细微的事情，似乎偶然的事情，都能引起并强化一种自我的发现或重新认识⁸⁹

⁸⁹ 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完整定义的艺术即和谐表达出我们所意识到的感觉”⁹⁰

⁹⁰ 自决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二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众多的窗子重叠成一扇窗子。⁹¹

⁹¹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一日星期一

有时我好像血流如注，仿佛泉水在低声而有节奏地哭。我分明听见我的血在潺潺作响，涓涓而流，但摸遍全身，却偏偏找不到伤口。⁹²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二

恨使四海咸，⁹³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日星期二

于是你的苦痛与辛酸终成眷属⁹⁴

⁹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四日星期四

它掌控了我：它已事先规定好我的动作，我脸上的表情，甚至是我的想法⁹⁵

⁹⁵ 在里格手记，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五日星期五

只有远离情欲，才能克服情欲，无人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对抗，只有神力才能战胜凡人的这种天性⁹⁶

⁹⁶ 塞吉诃德（译文名著精选），塞万提斯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六日星期六

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一场潜在的腐烂¹⁵⁷

⁹⁷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1110廿四年四月七日星期五

楓霞不我抱襟。 98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八日星期一

倘若我因属于你而将驻留与永生，倘若失去你就是找到你？⁹⁹

⁹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九日星期二

虽然真正伸出的双手从来不是空的¹⁰⁰

¹⁰⁰ 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日星期二

白晝没有外形，它将隐入肉体。¹⁰¹

¹⁰¹ 欧阳江河的诗，欧阳江河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四

那里海浪相遇海浪。 102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五

大海在自己加工自己¹⁰³

¹⁰³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二千〇廿四年四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通过各种可能性而拥有灵魂，而这些可能性也有自己的灵魂，因此它们把自己拥有的灵魂给了我。¹⁰⁴

¹⁰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四日星期日

多余的暮色压到我的帐篷上¹⁰⁵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一

有十万大脑做着梦，认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天才¹⁰⁶

¹⁰⁶ 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二

汗水流下臉龐世界各地的死亡¹⁰⁷

¹⁰⁷ 骆一禾的诗,骆一禾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二

我们最令人心碎的部分就是我们实际并未成为的部分，我们最大的悲剧就发生在以自身造就的观念里¹⁰⁸

¹⁰⁸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八日星期四

一切请加快成熟。 109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五

水在变成虚幻的尘土¹¹⁰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日星期六

我爱我睡去时，枕上全是李子¹¹¹

¹¹¹ 多多的诗，多多

二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我从未经历过的瞬息钻石在世界脸上划出一道不朽的口子。不，那是磨损，抹去明亮陌生微笑的无休止的磨损¹²

¹² 沉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我住在别处，再未听过他的声音，似乎所有使之颤抖的事情都是我在书中读到的。然而我知道，这本书并不存在，因此，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它应该被写出来。¹¹³

¹¹³ 布里格手记，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¹¹⁴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¹¹⁵

¹¹⁵ 布里格手记，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我若从这一苦难中解脱出来，就会陷入另一更大的苦难中去¹¹⁶

¹¹⁶ 塞吉厄德（译文名著精选），塞万提斯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随后，会有这方土地承受哭泣。是无名氏的哭泣。是情有所自的语言的哭泣。¹¹⁷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嗅觉是一种奇怪的视野。它以一种潜意识的、突然的描绘，勾起多愁善感的风景。 118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种籽试图上升而土壤仍在攥紧，¹¹⁹

¹¹⁹ 雪是谁说的谎：倪湛舸诗集，倪湛舸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多汁而又黑暗的土地¹²⁰

¹²⁰ 骆一禾的诗, 骆一禾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二

你要像一个原人似的练习去说你所见、所体验、所爱、以及所遗失的事物¹²¹

¹²¹ 给青年诗人的信,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一日星期二

往昔在坠沉时生长，比心脏的陨石更黑。¹²²

¹²² 陨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¹²³

¹²³ 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T.S.艾略特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日星期五

你应拥有一切，但只当一无所有¹²⁴

¹²⁴ 塞吉诃德（译文名著精选），塞万提斯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四日星期六

“皇帝就是自由。”¹²⁵

¹²⁵ 在里格手记, 里尔记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五日星期日

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入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¹²⁶

¹²⁶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六日星期一

生活就是车站，我很快就要离去了，去哪儿——我不说。¹²⁷

¹²⁷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七日星期二

只要摒弃简单的表述，人们就能够将某种精神之化体“发表出来”¹²⁸

¹²⁸ 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八日星期三

可惜，我们过度依赖感官，却离内心越来越远，一如字典的作用就是让人浏览而非认真阅读，这真让人感到痛苦¹²⁹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九日星期四

他该以诗句游进时间的黑洞。¹³⁰

¹³⁰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日星期五

爬行的阴影¹³¹

¹³¹ 顾城的诗，顾城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一日星期六

所以我不能相信零，零太充实它使人类所有的想法都小于1¹³²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一日星期日

我躺在整个宇宙那倒下的空虚之下。¹³³

¹³³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一

是另一种东西，只属于我，一点点纠缠在孤立的感觉上，掺着夜晚和寂静，选择那盏灯作为支点，因为它是唯一的支点。好像因为它亮着，夜晚才这么暗。好像因为我醒着，在黑暗中做梦，它才亮着。¹³⁴

¹³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二

手来回搬弄发声的重量，仿佛我们在触摸轻重，试图打破秤杆可怕的平衡：痛苦与欢乐半斤八

两¹³⁵

¹³⁵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二

努力是一种荒谬的浪费，生命是一场空，因为幻灭总是紧随在幻想之后而死亡似乎是生命的意

义……136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

生命十分漫长¹³⁷

¹³⁷ 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T.S.艾略特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五

我已见过所有我之前还未见过的东西。我已见过所有我还未见过的东西。¹³⁸

¹³⁸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八日星期六

我探出身体朝向无限，却离自己近了一点¹³⁹

¹³⁹ 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十九日星期日

彼等先是把事物的本来样子摆在在下面前，接着马上就让它们变化，变成他们希望的样子。¹⁴⁰

¹⁴⁰ 塞吉诃德（译文名著精选），塞万提斯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一

云，正在聚集正在无声无息地哭咸咸的，哭¹⁴¹

¹⁴¹ 顾城的诗，顾城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究竟他们对我期望些什么？¹⁴²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他仿佛在倾听。静寂，远方有……¹⁴³

二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投资回报，但是，如果我们坚定对未来的信心，仔细关注我们可以控制的投资要素：风险、成本和时间，那么，一个长期的投资计划必将在未来获益。十年以后令人不适的严冬在过去10年中，除去股市中的偶然不快，我们的经济在持续以1.7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蜘蛛嗅嗅月亮的腥味。 144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在落日中釀造着黃色啤酒¹⁴⁵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那山是多个世界——146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我想遍了世上所能够存在的欢乐，内心空空¹⁴⁷

¹⁴⁷ 戈麦的诗，戈麦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随后宇宙在我眼里已重建了自身，却仍不理想也不符合希望，¹⁴⁸

¹⁴⁸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仿佛青春被铜浇铸¹⁴⁹

¹⁴⁹ 最好的里尔克，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四

一切都和我们不同，这就是万物存在的理由。¹⁵⁰

¹⁵⁰ 自决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自我训练在这里按其本义应理解为原创性自我的转换训练。这种训练使诗人依据创造性的原则在语言和现实/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彼此刺激和生发的关系¹⁵¹

¹⁵¹ 杜荒的诗, 杜荒

二千〇廿四年六月一日星期六

一个人仁立在风中，他在心中裂为两瓣裂为两半，一半在河岸，另一半在河岸
旷世的风像一场
黑夜中降临的大雪，他在心中¹⁵²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二日星期日

镜子把自己流露出去的美再吸回到自己的镜面。毕竟我们在感觉中蒸发四散；啊，我们在呼吸中把自己吐出，远逝；从薪柴的火焰到火焰我们的气味越发薄弱¹⁵³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二日星期一

我失败于向之所是，向之所欲，向之所知。¹⁵⁴

¹⁵⁴ 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四日星期二

我在时间中等待我的月亮月亮也是时间的囚徒¹⁵⁵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五日星期二

道路虛假的山谷中，沉睡着一種小小的不安定。它睡着，安靜了。¹⁵⁶

¹⁵⁶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六日星期四

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¹⁵⁷

¹⁵⁷ 给青年诗人的信，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七日星期五

仿佛刚刚创造出来。’¹⁵⁸

¹⁵⁸ 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八日星期六

只取长风我直入海洋[插图]我和太平洋衷曲相诉¹⁵⁹

二千〇廿四年六月九日星期日

我在童年的记忆里找到的，不是一幢房子，它已在我身体里七零八碎：屋子这一间，那一间，走廊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走廊被保存下来，只是一段自在自为的残章。就这样在我体内散落着——房间，楼层，凌乱不堪，各居一隅，另外还有一些狭仄的陡梯，在它们的昏暗中行走，就像血液在静脉里流动。一间间塔屋，高悬的观阁，从小门挤入则不期而至的阳台上——这一切都还在我体内，也永远不会消失。仿佛这房子的景象从无限高处坠下，冲入我，并在我心底碎裂开来。我的每一个器官里都有一块房子，最大的那块在我心中。¹⁶⁰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日星期一

当您爱一个人的时候，您总是想让他离开，以便去思念他。[插图]¹⁶¹

¹⁶¹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二

无数的我急于与无数的我告别继而消失¹⁶²

¹⁶² 雪是谁说的谎：倪湛舸诗集，倪湛舸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二

也许是由于遥远，已把你变为一种文体¹⁶³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

夜，你这黑太阳，请把我烧成灰——¹⁶⁴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

而他的步伐还不能从无声的宿命里踩出音响。¹⁶⁵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五日星期六

还不如一直做一条会爱而不会认知的人形蛞蝓，一条恶心而不自知的水蛭。像生活一样去忽视，像忘却一样去感受——¹⁶⁶

¹⁶⁶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六日星期日

她们沉睡时长出很多很多脸庞，¹⁶⁷

¹⁶⁷ 雪是谁说的谎：倪湛舸诗集，倪湛舸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一

克服抒情的肤浅和空洞的（出自特别激动却未曾深化的情感的）泛泛而谈，¹⁶⁸

¹⁶⁸ 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二

不知朝哪个方向 才能落荒而逃¹⁶⁹

¹⁶⁹ 王坚的诗,王坚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二

芳香、色彩、声响纷纷相互呼应。 170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四

心最后总要滚动一下才能变成石子¹⁷¹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我们是生活之海上的岛屿，在我们之间涌动着定义我们和分离我们的海¹⁷²

¹⁷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十一日星期六

原来我的手臂是凉的¹⁷³

二千〇廿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沉睡带来休憩，因为睡乡里住满幽灵、事物的阴影、行为的痕迹、胎死腹中的欲望以及生活
沉船的残骸。¹⁷⁴

¹⁷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而当我趴在极高的窗台上，视而不见地望着街道时，忽然感到自己是一块湿抹布，刚刚把脏东西擦干净，被挂在窗边晾干，但又被人忘记了，渐渐地在变脏的窗台上卷成一团。¹⁷⁵

¹⁷⁵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二千〇廿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这永恒的世界完全是瞬间的（就像是生活中的一道闪电）。因此，可以长久地爱这个世界，就像在生活中只能瞬间地去爱一样¹⁷⁶

¹⁷⁶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但风景在呈现动态时，并无所意欲。¹⁷⁷

¹⁷⁷ 里尔克全集 第九卷 沃普斯韦德、奥古斯特·罗丹、莱纳·马利亚·里尔克 叶廷芳

二千〇廿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我们向死而生，因为只有死于昨日，才能活于今日。我们期待死亡，因为只有确信今日已死，才能希冀明日。做梦时我们为死而活，因为做梦就是否定生命。活着时我们也在为死而消亡，因为活着就是拒绝永恒。死亡指引我们，寻找我们，陪伴我们。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死亡，我们想要的一切也是死亡，死亡就是我们期待自己渴求的全部。¹⁷⁸

¹⁷⁸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你呀这红红绿绿的夜又不知该怎样地把我折磨¹⁷⁹

¹⁷⁹ 杜记的荒，杜记

一千〇廿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如果你跟我走，就会数我的脚印；如果我随你去，只能看你的背影。 180

二千〇廿四年六月三十日星期日

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从采集走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500年 公元前8500年，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这场改变一开始速度缓慢，地区也有限。小麦与山羊驯化成为农作物和家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9000年，豌豆和小扁豆约在公元前8000年，橄榄树在公元前5000年，马在公元前4000年，葡萄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于骆驼和腰果等其他动植物驯化的时间还要更晚，但不论如何，到了公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的热潮已经结束。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类有着种种先进科技，但食物热量超过90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一日星期一

我活着不是为了写诗，而我写诗却是为了活着。（有谁会写诗当作最终目的呢？）我之所以写诗，不是因为我知道，而是为了去获知¹⁸¹

¹⁸¹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日星期二

梦是一种惩罚。我从梦境中获得如此清明的理智，以至于我把所有梦见的事物都视为真实。因此，一切曾经入梦的东西也都失去了价值。¹⁸²

¹⁸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日星期二

夜深如深井，语言就像吊在深井里的沉重水桶，一边嘎吱作响一边往上。¹⁸³

¹⁸³ 金阁寺，二岛由纪夫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四日星期四

如果回忆很多，我们必须能够忘记¹⁸⁴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五日星期五

悠缓的黄昏仿佛自事物深处而来，向远方的悲伤伸出双手，与之达成精神的和解，又从天空高阔的寂静俯身，贴近灵魂。¹⁸⁵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六日星期六

给我来点喝的，尽管我不渴——186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七日星期日

与人的每一次相处都是一个岛，并且是一个永远沉没的岛——完全沉没，无踪无影。¹⁸⁷

¹⁸⁷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八日星期一

我思念的片断是一只雨后的田野里爬满露水的南瓜这思念在夏日的流水中与女人的体温交

谈₁₈₈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九日星期二

我在自我缩减¹⁸⁹

¹⁸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日星期二

你以为自己将腐烂得更快一些吗？¹⁹⁰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一日星期四

大爱人¹⁹¹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五

我从未在立体现实或平面中体验过生活，我是我想成为的幻梦，我的梦始于我的意志，我的目标始终是写出第一部虚构作品，里面是我不曾成为的一切。¹⁹²

¹⁹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三日星期六

可大地仍是宇宙娇娆而失手的镜子。 193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四日星期日

最好的箭，全都是盲目的——¹⁹⁴

¹⁹⁴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一

我为什么还要观看暮光，倘若我心中已有千万种不同的暮光（包括一些并不是暮光的景象），倘若除了观看内心的暮光，我自己也从里到外变成暮光？¹⁹⁵

¹⁹⁵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二

一种向外部呼吸的空无；一种轻盈的死亡，人们带着怀恋与清新从中醒来；一种顺服，把灵魂的
织布交给遗忘抚摩。¹⁹⁶

¹⁹⁶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二

一点雨声的幽凉滴到我憔悴的梦，也许会长成一树圆圆的绿阴来覆荫我自己。¹⁹⁷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八日星期四

滚烫的是头顶的星星……198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五

静得像擦过一样¹⁹⁹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日星期六

我们是我们的迷雾...200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我是一只紧抓住水底，将头上飘浮的巨影拴住的铁锚²⁰¹

²⁰¹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二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图像操纵着我，不，那是一种现实，一种陌生的、不可捉摸的、怪物般的现实，我被它彻底浸透，违背自己的意志：因为现在它是强者，我是镜子。我盯着面前这个巨大而可怕的陌生者，和它独处令我不寒而栗。但就在我想到这的那一刻，「93」发生了最可怕的事：我丧失了所有知觉，我彻底失灵了。那一秒钟我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而徒劳的渴望，我渴望着我自己，可那里只有它。除了它什么都没有。²⁰²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她说她的忧郁是扇形的²⁰³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到处留有你生活的秘密²⁰⁴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世界上，万物都以自己的方式向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²⁰⁵

²⁰⁵ 毛毛：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米切尔·恩德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我不能把我模仿水的涟漪的韵律换成水在我手上的真正凉意，²⁰⁶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我长久的沉悶或许是对这虚空怀念²⁰⁷

²⁰⁷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风呼啸着是与非，误解与理解。²⁰⁸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因为最高级、最丰富多彩以及维持最为恒久的乐趣是精神上的乐趣²⁰⁹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二

星星虽不歌唱，世界却在倾听²¹⁰

²¹⁰ 西川的诗，西川

一千〇廿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风时时刻刻在雕刻，比盾牌更坚硬的那些人。²¹¹

²¹¹ 雪是谁说的谎：倪湛炯诗集，倪湛炯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一日星期四

我爱过，都是假装爱过，而我的假装，是向着我自己的。²¹²

²¹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日星期五

让我们躲入黑暗深处——²¹³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日星期六

黑磁铁之夜有如沉思者吸紧空旷。钥匙吮着世界。 214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四日星期日

我几乎相信我永远没有醒着。我不知道我是在活着时做梦，还是在做梦时活着，或者梦和生活无非是在我身上混合、交叉的东西，在相互渗透中，形成了我有意识的存在。²¹⁵

²¹⁵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五日星期一

但或许，细语和算计中，倦于永恒的温柔，你会想起我无权的手，想起我勇敢的衣袖。²¹⁶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六日星期二

它们会强拉一个梦游人入伙²¹⁷

²¹⁷ 西川的诗, 西川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七日星期二

一本黑夜的小说，白天的读者翻得很慢²¹⁸

²¹⁸ 戈麦的诗，戈麦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八日星期四

一个人和他早年时期的形象相遇相互沉默无语²¹⁹

²¹⁹ 戈麦的诗,戈麦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九日星期五

“你的生活。”她又说，“无人陪伴，它靠谁来将你诱惑？” 220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日星期六

从永恒向此刻的转移。²²¹

²²¹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一日星期日

我们是由持续分裂的活细胞构成的，死亡造就了我们。²²²

²²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一

在这种苦命的声调中，我所听到的却恰好是，这样的幸福无法用双手制造出来，也无法通过强求获得。可是我该如何地强求，才能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呢？才能把你唤出来与我共处一个时辰呢？²²³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让树叶永远沙沙作响也不生出鸟的翅膀²²⁴

²²⁴ 顾城的诗，顾城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二

浓浓的想/或者浓浓的恨/反正都是爱”²²⁵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五日星期四

影子含着回忆的橄榄核²²⁶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五

你完全是我的，却不是由我塑造出来的，这就是我的感情的名字。²²⁷

²²⁷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七日星期六

我写出了静寂无声，写出了黑夜，不可表达的我已经作出记录²²⁸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四

Akshehir²²⁹

²²⁹ 西三的詩, 西三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

不要向世界索取赐予²³⁰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二

他靠生命纯洁的末端燃烧着。燃烧意味着未来。未来的灯芯蕴藏在透明冰冷的灯油里²³¹

²³¹ 金阁寺, 三岛由纪夫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生命中最黑暗的事件 “写” 永远不会抵达 所谓写作就是逃跑的马拉松²³²

²³² 王坚的诗, 王坚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每一个人都是很多人。对我来说，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而对他人来说，却是巨大的错

廖一²³³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爱人，爱人，我们像神：整个世界都是为了我们！我们在人间到处是家，一切都属于我们。²³⁴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也许留在黑暗里更好，你那尚无界限的心会试着成为万物之心，无别而沉重²³⁵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抹去这一幕喜剧，没人空无。²³⁶

²³⁶ 彩画集：三波散文诗全集（译文经典），阿蒂尔·三波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如果我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立刻就会有词语在我心中产生。我的所有情感都是一个图像，所有梦都是配乐的图画。²³⁷

²³⁷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每棵树都是自己声音的囚徒。²³⁸

²³⁸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发现故乡只是一缕细细的炊烟²³⁹

²³⁹ 王坚的诗,王坚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我正推着太阳车轮²⁴⁰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

我安葬生活。（我的感觉是一篇墓志铭，夸饰而冗长，描述我逝去的人生。）死亡和日落降临在我身上。我所能雕刻的，最多只是我的墓室那内在的美。²⁴¹

²⁴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一切皆属过程，凡应发生者皆不可避免。凡已发生者仍将如是²⁴²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一日星期日

却宁愿期待着渐增的隔阂会在未来和解，而和解愈是遥遥无期，愈是令人着迷。²⁴³

²⁴³ 布里格手记，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日星期一

就让上帝送给你百合，但别送给你此刻，²⁴⁴

²⁴⁴ 我的心迟到了：佩索阿情诗，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日星期二

时间的船停在海上沉闷又苍茫²⁴⁵

²⁴⁵ 戈麦的诗,戈麦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四日星期二

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虚构……我想从世上的一切或自身之中获得什么？²⁴⁶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五日星期四

眼前的风景充满着一种忧伤，这忧伤刚从遗忘中步出，又立即返回到遗忘中去了。²⁴⁷

²⁴⁷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六日星期五

心像一页纸飘过冷漠的过道。²⁴⁸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七日星期六

浆果一样的爱²⁴⁹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八日星期日

艺术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并不取消生活，因为它和生活一样单调，只是不在同一个地方²⁵⁰

²⁵⁰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九日星期一

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²⁵¹

²⁵¹ 昌耀的诗，昌耀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日星期二

完全准确地以感受到的东西来描写感受——如果感受是清晰的，就清晰地写；如果是隐晦的，就隐晦地写；如果是混乱的，就混乱地写；理解语法是一种工具，而非法律。²⁵²

²⁵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

我思索着让自己变成无生命的抹布的方法，对我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一种被欺压但保持尊严的意识。²⁵³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二日星期四

我是光感无限丰富的胶卷。在我身上，每一个细节都被记录下来，以失衡的比例，形成整体的艺术。我是底片上唯一的内容。显然，外部世界对我来说永远都是感觉。而我从不忘记所感。²⁵⁴

²⁵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

出生，就是坠入岁月。²⁵⁵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四日星期六

在生命之前，人是一切和永恒，一旦生活起来，他就变成了某人和此刻。（存在和拥有——并无区别）²⁵⁶

²⁵⁶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五日星期日

想要代替他活下去。²⁵⁷

²⁵⁷ 雪是谁说的谎：倪湛舸诗集，倪湛舸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

雕凿那思想，雕凿那深沉的慨叹。雕凿那岁月栖身的窠巢。雕凿一个头。²⁵⁸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二

给野豕以巢穴，给朝圣者以道路，给逝者以棺木，²⁵⁹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

做梦蚕食世界之外的世界²⁶⁰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四

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²⁶¹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五

我湮没在沉沉无声的夜和幸福遗失之中²⁶²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我不能成为无，也不能成为一切：我是一座桥，联通我所不拥有的事物和我不要的事物。²⁶³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你们 辽阔的天空和大地 辽阔之外的辽阔你们 于坚以及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是一只乌鸦
集中的食物²⁶⁴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我们呼吸一丝一丝地把自己呼吸掉，²⁶⁵

²⁶⁵ 最好的里尔克，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人们在思考我。 266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不敢在梦里见到的眼睛²⁶⁷

²⁶⁷ 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T.S.艾略特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机器的脸²⁶⁸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而我这整个世界，满是彼此相异的人，好像一个多样但更紧凑的群体，它投出唯一的一个影子——这安静的、书写着的身体，我站着它倾斜，对着博尔热斯的高写字台，我过来拿我借给他的吸墨水器。²⁶⁹

²⁶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给风的预言，只给风，因为只有风会倾听²⁷⁰

²⁷⁰ 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T.S.艾略特

二千〇廿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谁知道梦中的景致会不会是我不去梦见你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确定自己是谁吗？
我清楚何为做梦，并由此知道是否值得把你称为我的梦吗？我如何知晓你是不是我的一部分，也许是最本质、最真实的那个部分？我是否明白我可能不是梦而你是现实，或者我是一个梦，你却并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幻影？²⁷¹

²⁷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

成一种它是不可思议的感觉，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种感觉实在难以形诸笔墨。²⁷²

²⁷²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一日星期二

你心中的时间越多，你就变得越老²⁷³

²⁷³ 毛毛：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米切尔·恩德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二

虚构是一场流动的镜面，²⁷⁴

²⁷⁴ 雪是谁说的谎：倪湛舸诗集，倪湛舸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日星期四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使我们更接近无知，我们的一切无知都使我们更接近死亡，²⁷⁵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四日星期五

在我的心里，你想种下什么²⁷⁶

²⁷⁶ 社长的梦，社长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五日星期六

它可能是一种永恒的音乐，只是人们听不见罢了。²⁷⁷

²⁷⁷ 毛毛：《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米切尔·恩德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六日星期日

但无论我把我的诗举多高，它只有韵律和思想²⁷⁸

²⁷⁸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七日星期一

墙是你自身的一部分——²⁷⁹

二千〇廿四年十月八日星期二

我不知道这些感情是不是一种极度沮丧的缓慢疯狂，是不是关于我们可能去过的另一个世界的残存记忆——交叉和混合的残存记忆，好像梦里看见的东西一样。²⁸⁰

²⁸⁰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九日星期二

我要酣然入梦！与其虚度年华，不如进入梦乡！²⁸¹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日星期四

琴声如诉，耳朵里空有一颗心²⁸²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五

我的头上没有屋顶，雨落在我的眼里。²⁸³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一日星期六

带着明信片式的表情，²⁸⁴

²⁸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三日星期日

我是一口井，有许多举动不曾在我心里勾勒，有许多话我从没想过抵上双唇的弓弦，有许多梦我忘记梦见它们的结局。²⁸⁵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一

我写我自己，是为了从生活中散心²⁸⁶

²⁸⁶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二

抽象的道路上空，黏稠物垂下一根感情表面的线，如同愚蠢的命运，把口水滴到我灵魂的意识

上。²⁸⁷

²⁸⁷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

万物衰老，我加入其中²⁸⁸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七日星期四

在每一种爱里都有重生，在每一种爱里都有永恒²⁸⁹

²⁸⁹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而且把千万个忍辱负重的人藏在心窝里²⁹⁰

²⁹⁰ 黄灿然的诗,黄灿然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六

我知道我曾是错误的和歪路，知道自己从未生活过，而仅仅只是存在过而已，因为我只是用意识和思考填充了时间。²⁹¹

²⁹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日星期日

内部孤独的天空²⁹²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我怕沉睡，好像人们怕一个不知通向什么地方、充满了隐隐约约的恐怖的幽深黑洞一样；我只看见无限展现在所有的窗外，我的灵魂，始终被眩晕所折磨，不禁嫉妒虚无的冷漠。²⁹³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直面人生，直面感官刺激，直面背叛，直面爱恨，直面所有。我的记忆可以轻易否定和无视潜藏其中的崇高。²⁹⁴

²⁹⁴ 金阁寺，三岛由纪夫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我全然是一种模糊的怀想，不是对过去，也不是对未来；我是一种对当前的怀想，匿名、冗长而又不被理解。²⁹⁵

²⁹⁵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我的胜利甚至不足以拥有一只茶壶和夜晚永恒的猫。²⁹⁶

²⁹⁶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无形却有迹的世界注入我²⁹⁷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只有大海没入大海，大海变得更深万物之流一片轰轰作响另一个世界正在轰鸣²⁹⁸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我手里的东西已近乎灰尘，是我的诗——我看见风中的你在寻找那间屋，我在其中诞生，
在其中死去。²⁹⁹ 或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³⁰⁰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时间顺序对他毫无意义，死亡只是他完全无视的一个小小的插曲，[30] 但凡进入他的记忆，人就存在着，死亡也改变不了什么³⁰¹

³⁰¹ 布里格手记，里尔克

二千〇廿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二

懒惰的语言，失踪的，松散隐喻，好像一个痛苦的浪潮连接着阴影……昔日的留痕，那些好时光不知在什么树行间被体验过……关掉的灯，在黑暗中闪着金光，它来自记忆，而记忆中的光已消失……说出的词语，不是抛给风，而是掷向地，松开的手，让它们从指间溜走，好像它们是干枯的树叶，从一棵看不见又无穷尽的树纷然飘到手上……想念别人田园中的池塘……没有发生的事
情所拥有的温柔……³⁰²

³⁰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

重新全神贯注，迷失在自我之中，在漫漫长夜里忘却自己，这些夜晚尚未被责任和世界玷污，
是不知神秘和未来为何物的处子。³⁰³

³⁰³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五

现在他太沉重，没人爱得动³⁰⁴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锯齿形的烟³⁰⁵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日星期日

这些字早已没有多数，却只是无数的单数？³⁰⁶

二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一

这是宇宙中最响亮的音调。较之星球的音乐，我更信赖这一穿透世界空间的声响。我听得见它。我无力重复它，甚至无法在它旋风般的、总体的简洁中想象自己，我的语言的力量就在这一核心的呻吟之中。我在一门心思地抱怨，我的抱怨如此之多，以至于若是在游泳时淹死的话，那么关于伸出的两手的沉重的抱怨也会沉向水底³⁰⁷

³⁰⁷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二

当我歌唱起来这街道就是属于我的我把它称作六弦琴³⁰⁸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二

你没有真实，甚至没有只属于你自己的真实³⁰⁹

³⁰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七日星期四

——成熟为芒种的句子秋分的句子和惊蛰的句子³¹⁰

³¹⁰ 骆一禾的诗,骆一禾西渡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五

在拥抱中一切尽失，比起这浓稠的悲伤，所有这些阴郁又算得了什么³¹¹

³¹¹ 布里格手记，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六

所有时代都有一瞬间属于我，所有灵魂都有一瞬间在我这里拥有它们的位置，³¹²

³¹²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日星期日

就是说，是行动和诗句在替我辩护。而在这两者之间的东西，却在控告我。谎言——就是两者之间的东西——不是我。当我说真话（搂着脖子的手臂）的时候——这是谎言。当我对此保持沉默的时候，这却是真理。³¹³

³¹³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二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

一种厌倦，只包含着对更多厌倦的预感；一种遗憾，明天我将遗憾于今天有过遗憾——全是混乱的纠葛，没有用途，没有真相，混乱的纠葛……³¹⁴

³¹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二

一种作为虚无的醉意³¹⁵

³¹⁵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三

生活的流烟褪去万物的轮廓，只留下阴影和镶嵌宝石的底座，³¹⁶

³¹⁶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四

大黃河³¹⁷

³¹⁷ 骆一禾的诗,骆一禾西渡

二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五

那宇宙的屏息，被感受到了，而且是持久的。整个宇宙都停止了一次。时刻，时刻，时刻。因为寂静，黑暗变成了炭。³¹⁸

³¹⁸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二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六

长久以来，我度过的时光间歇，那些用隔绝的甜蜜所雕刻的面对自然的时光，会像勋章一样留存于心。我在这些时刻里忘却了一切生活意图与希冀的方向，享受着虚无与精神的全然宁静，落入以渴望编织成的蓝色怀抱。或许我从未经历过某个不可磨灭的时刻，能够幸免于溃败和沮丧的精神深渊。我全部的自由时间里，有一种疼痛躲在意识之墙后面，在别处的庭院里沉睡着，隐隐绽放；可是忧伤之花的香气与独有色彩凭借本能漫过高墙，墙的另一面，玫瑰盛开，“彼端”深居于我神秘混沌的存在，却也始终是某个“此端”，浮显于我对生活似睡非睡的倦怠。³¹⁹

³¹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日

酒借人们的歌喉颂扬自己的功勋，³²⁰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不自主的人性动物或自然人的表达，抛却了一切学识、记忆和过去对感官的表现。这种诗存在过吗？³²¹

³²¹ 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

二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二

我以真正的恐惧学会了恐惧，产生它的力量越来越强，它自己也越来越重。〔140〕除非在自己的恐惧中，我们根本想象不到这种力量。因为它完全不可理解，并彻底与我们敌对，一旦挣扎着要去思考它，大脑就在那里土崩瓦解。然而，这一段时间，我却相信，它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所有那些对于我们来说过于强烈的、自己的力量。的确，我们不认识它，但我们所知极少的，不正是那些最本身的东西吗？有时我思考，天堂是怎样出现的，还有死亡：是因为我们移走了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之前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因为在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人之中它并不安全。现在，时间在琐事中流走，我们已习惯于蝇营狗苟。我们认不出自己的东西，并因它极度庞大而惊恐不安。不会如此吗？³²²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

人群：复眼潜生的森林。有所疑问。有所期待。有所涵蓄。 323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现在是明天的前夜。³²⁴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写一首就是少一首。 325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用里程消灭里程吧，把里程还给里程！我抚摸你的皮毛，你在思念你的思念——³²⁶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它们只是日益沉重，日益麻木，日益光彩，也日益脆弱，乃至空虚。³²⁷

³²⁷ 最好的里尔克，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每回都只是短暂的一瞬它却使我一生都在燃烧³²⁸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远航不可或缺，生活则不然。³²⁹

³²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你现在的——一切就是你自己和我。我们的双重存在是个联合体³³⁰

³³⁰ 宇宙重建了自身：佩索阿诗精选，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在一场只留给我们的雾里停止张望……331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我看不见你，甚至也感知不到你。仿佛是一种情感，以自身为对象，全然属于最内在的自我³³²

³³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六

黑暗不在这儿，不在这唧唧喳喳的混乱世界里³³³

³³³ 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T.S.艾略特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一日星期日

在所有的冬季里，总有一个长得过不完而只有过了它你才会安心。³³⁴

³³⁴ 最好的里尔克，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一

但总有一天，我的手会远离我，如果我让它写，它就写下非我所想的句子。别样阐释的时代即将来临，任何词都不会在另一个词上停留，每一个意义都像云一样散掉、像水一样流走³³⁵

³³⁵ 布里格手记，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二

月光很暗世界看不清你的思想³³⁶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四日星期二

一个这样的图像不必拘泥于言辞，它活着是靠自身飘忽不定，它由此更新自己，并非它仿佛不确切并意欲始终如此。³³⁷

³³⁷ 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

你的灵魂原也是个深渊，绝不比大海少一点辛酸³³⁸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五

万物皆备与我，我也把自己备与万物我也与万物同悲且同乐³³⁹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六

令人吃惊的是，痛苦却使人康复、使人年轻了。我突然看见了自己的久未察觉的生活。³⁴⁰

³⁴⁰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玛·伊·茨维塔耶娃莱·马·里尔克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八日星期日

我不需要耳朵，也不需要眼睛。对你疯狂的世界，只有一个回答——拒绝。³⁴¹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一

我自当逐一去体验我本应体验的一切。³⁴²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二

。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活过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时代,所有形式的形式与所有姿态的姿态就好了。——343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

波浪翻滚的手，指尖一阵阵清晰的晕眩³⁴⁴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

黄昏，无人拨弄的弦丝奏出万籁静寂的世界。 345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

曾把堂吉珂德的这类藏书都给烧了，³⁴⁶

³⁴⁶ 堂吉珂德（译文名著精选），塞万提斯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

消逝的还有这些亏下的文字，我给沉寂的序言，我那反转的圣诗。³⁴⁷

³⁴⁷ 近石与火舌：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日

麦田吹来微风顷刻沉入黑暗³⁴⁸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一

看作醉停飞鸟的天人之醉，³⁴⁹

³⁴⁹ 欧阳江河的诗，欧阳江河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二

可永恒替代不了我。正如一颗子弹替代不了我，³⁵⁰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三

彻夜未眠的空气内疚地从敞开的窗子爬出³⁵¹

³⁵¹ 布里格手记, 里尔克

二千〇廿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四

我靠不属于我的印象度日，肆意挥霍着放弃的权利，成为他人就是我存在的方式。³⁵²

³⁵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

我在死亡中生活，在冰雪中燃烧，在烈火中发抖³⁵³

³⁵³ 塞吉诃德（译文名著精选），塞万提斯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生命全然是一场酣眠。³⁵⁴

³⁵⁴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昨日黄花在梦里，开遍美好的现实开遍我的床上，床上³⁵⁵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突然想到，这注定就是我的位子。我想，现在我终于到了生命中那个要停下来的地方。是的，命运走的路总是出人意料。³⁵⁶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能否把手机蓝牙的风吹草动吹得茶香袅袅，如心碎，如玉碎？³⁵⁷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在爱一个东西时，我看不到其弱点，一切都是力量。³⁵⁸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我像撕破丝绸一样摧毁自己。我在光线和厌倦中疏离自己³⁵⁹

³⁵⁹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二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这样，在连续的图像中描述自己——不无真理，但也有谎言——我在图像中比在我自身停留得更久，自我讲述着，直到不存在，以灵魂作为墨水来书写，这灵魂除了被用来书写，别无他用³⁶⁰

³⁶⁰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诗人必须有一种超自然的清醒明悟，并系统地有目的地培养他的特殊感觉(Sensations)，通过打乱他的感觉意识，以求发现人类的命运。求助于毒品(droque)，疾病(maladie)，罪恶(crime)，目的是培育自身所有珍奇的感觉和幻觉，即不曾想象得到的那种形象。³⁶¹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书是对梦的展示，³⁶²

³⁶² 不安之书，费尔南多·佩索阿热罗尼莫·皮萨罗

一千〇廿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一

宁可被裤子的云远远看作舞蹈的水，³⁶³

一千〇廿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黑夜修女熬制的硫酸³⁶⁴

³⁶⁴ 王坚的诗,王坚